



百衲宋本
資治通鑑

寐叟署檢

上海商務印
書館附設圖
書館影印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
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
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
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撫傳罔羅天
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
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
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



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
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
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
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
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
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
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
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
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

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
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
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
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
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
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
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
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
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

究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
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資治通鑑序終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御史丞亮撰儀禮圖寫於殿屋後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
默淵敷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

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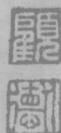
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

廣非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

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

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

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



衛心腹支葉之底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歟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
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
子先之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
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
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
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
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烏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
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
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
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
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

勝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烏呼君臣

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
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
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
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
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
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
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
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

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栢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螻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栢子栢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
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
乎栢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
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
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
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
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驂乘智
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栢子肘康子康子履栢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
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兵而攻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
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
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
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
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
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
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
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
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
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
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

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
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
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
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
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
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
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
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
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